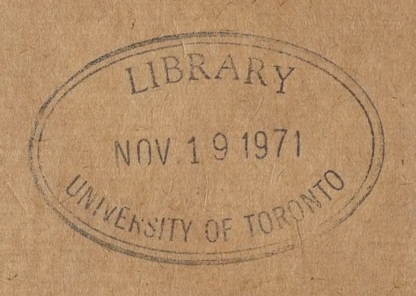








望溪先生文偶抄

雜著

受業王兆符程崟輯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狥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



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克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

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
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

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

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絶故不復以人
道待之草薙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
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脩明
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
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
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
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
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
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

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値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

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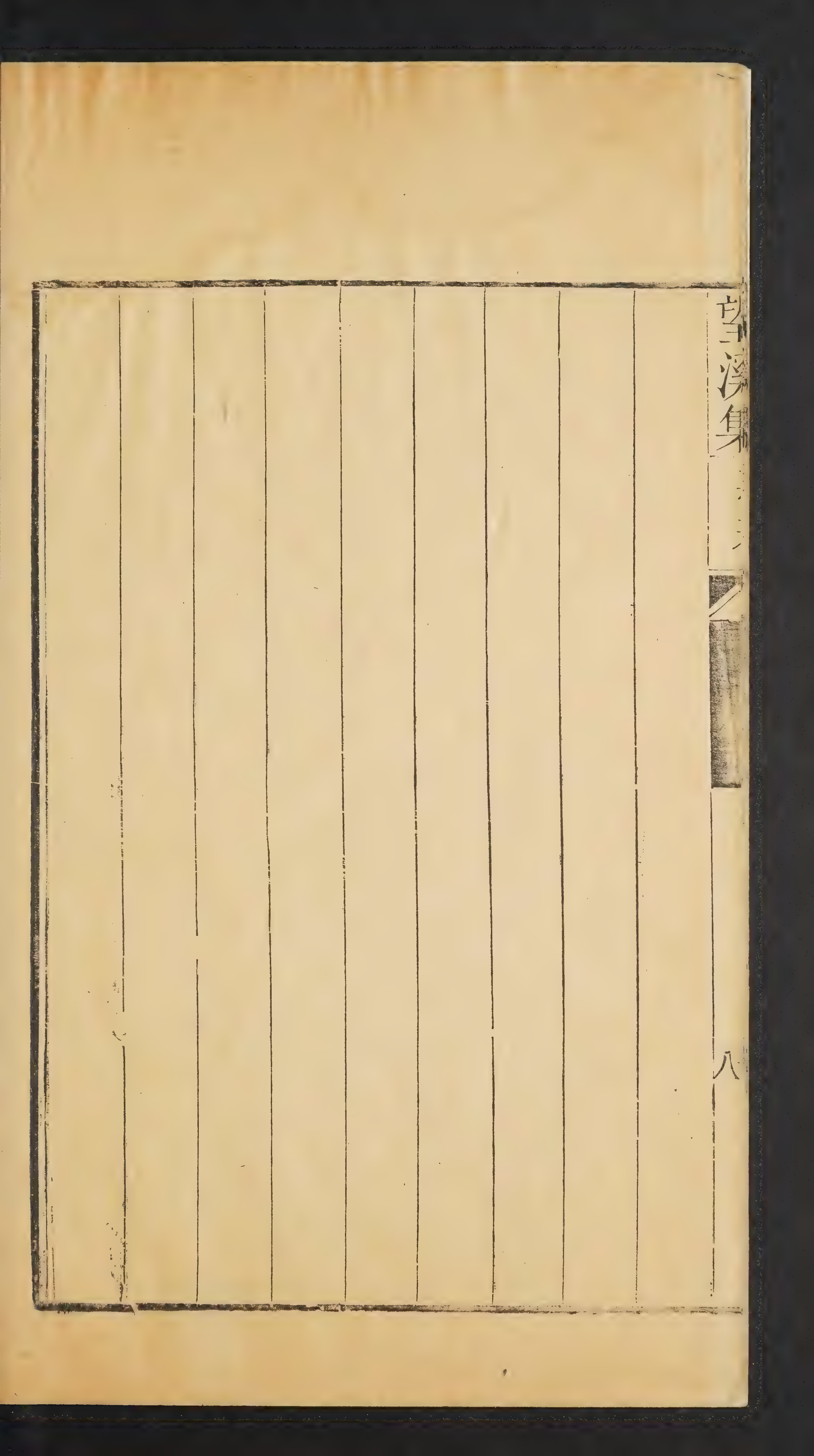
通蔽

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

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淸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强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

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

聞書以質之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鄫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涖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舍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

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已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已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已者於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況取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穉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

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慤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已之字可也其於養已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輈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局於軛背承乎韅靳前而靽後其登阤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却也其下阤也股蹷蹄攅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絶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

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僨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灣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愼哉

表微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既得仕納徵於李氏會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既而起家爲戸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廹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襮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末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於德於禮慮者也若用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卽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爲人而其鄉人襍然議之嘗叩其親故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饑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一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

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
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
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
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
亦難乎其與妻别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
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
使别居既乃合併而陰絶焉絶之者何生異寢死
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宫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

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炙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濶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剚刃讐人之胸況勾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勾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懟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

勾踐勾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吴亦不至大溷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閱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

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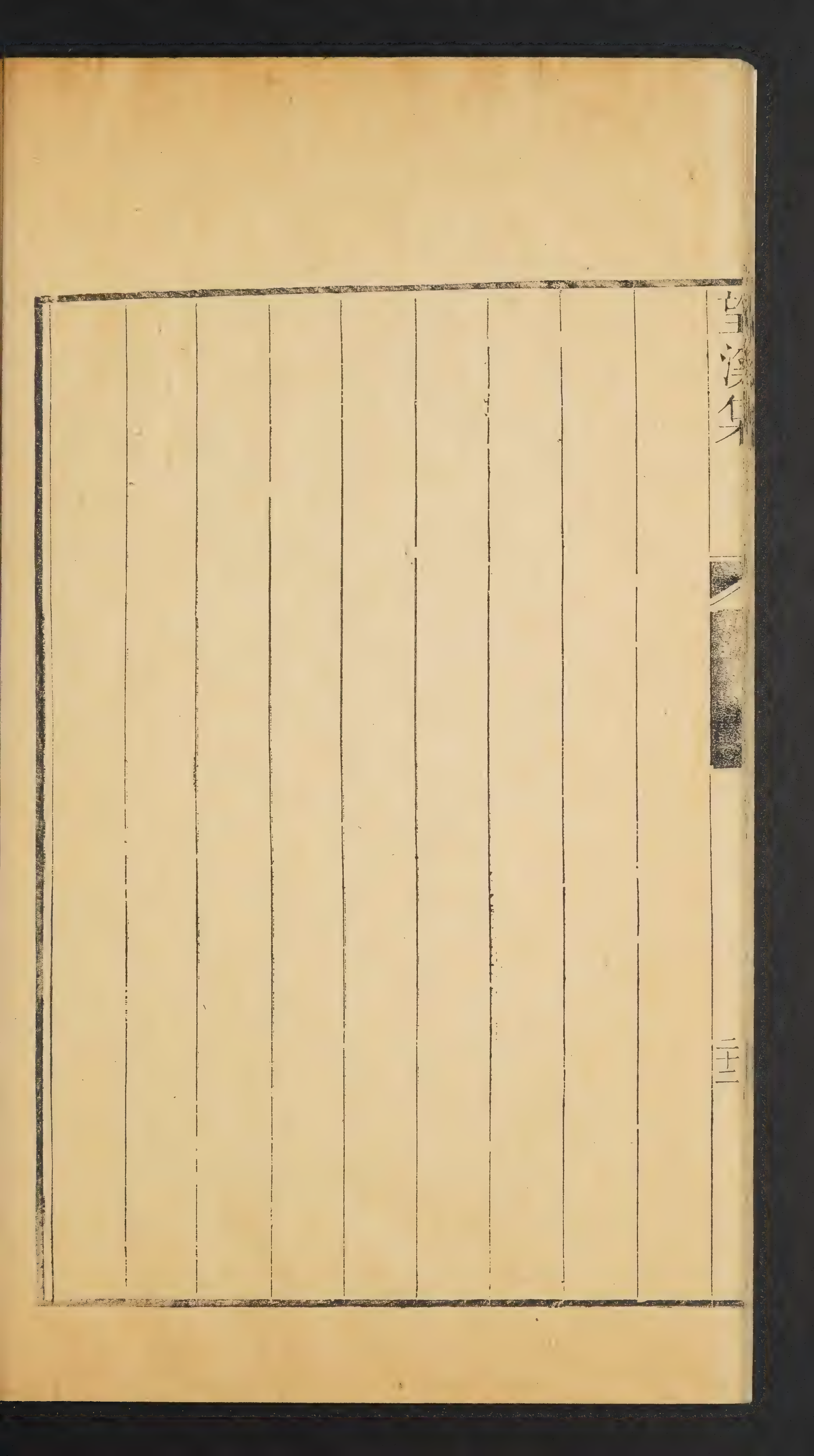
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岕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況儉嗇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

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已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朂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已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慊乎天下者非躬

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
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
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娟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
格可不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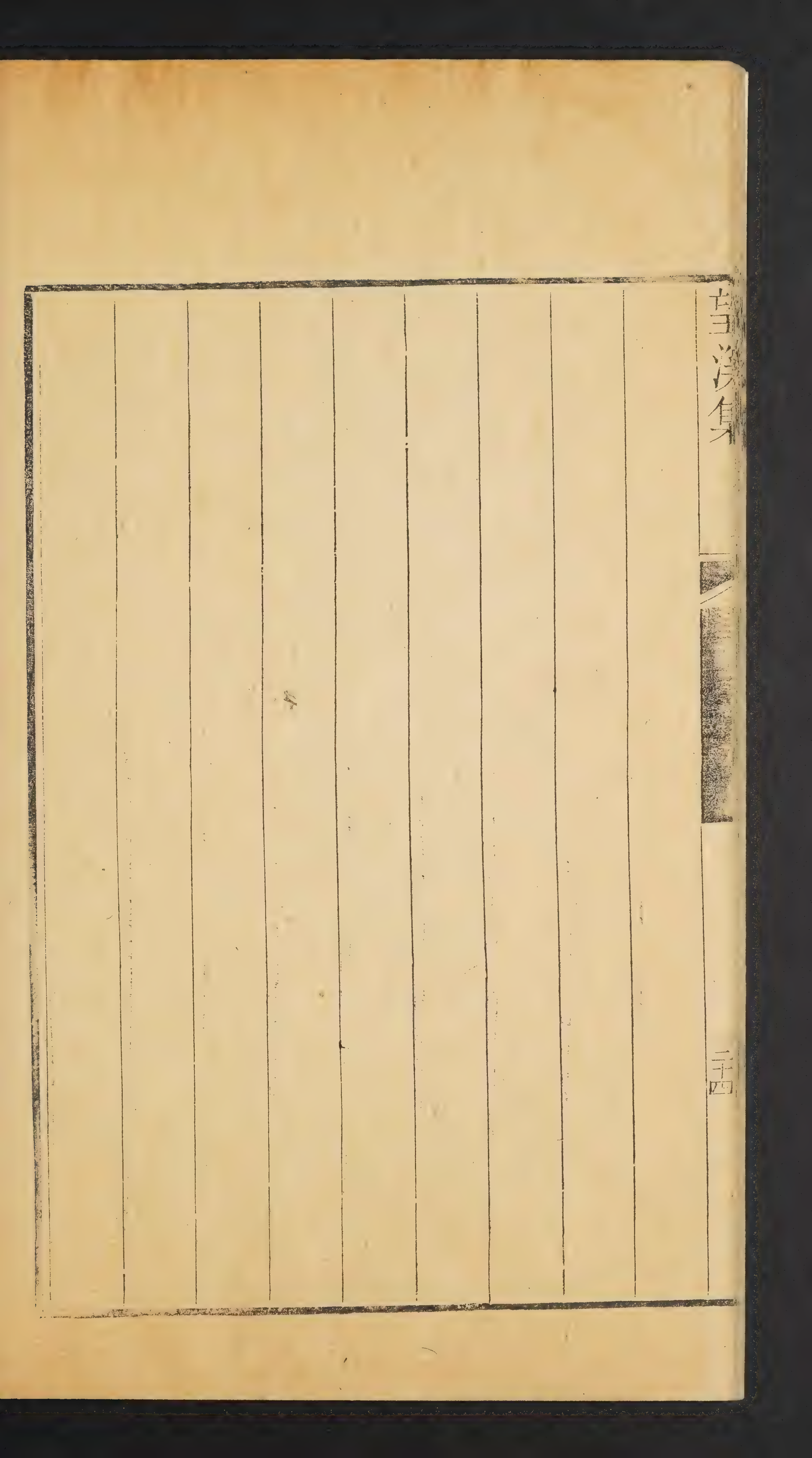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

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

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慙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崇禎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按籍閱軍伍半虛守禦具一無藉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伏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

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欲屈公
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徵死猶寸磔
焉公初至禹時嶶王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
徵士人訓練而資餉於宗藩知州事某持之宗藩
莫應及城破十七家無一脫者知州事某叩首乞
哀於賊公忽奮起以足蹴其面曰汝負國勳民尚
思向狗彘求活耶賊既去士民收骸骨棺斂建祠
私諡忠烈春秋時祀與公同難者駐防千總張某
吏目周某州人候選州同知余全生遥授訓導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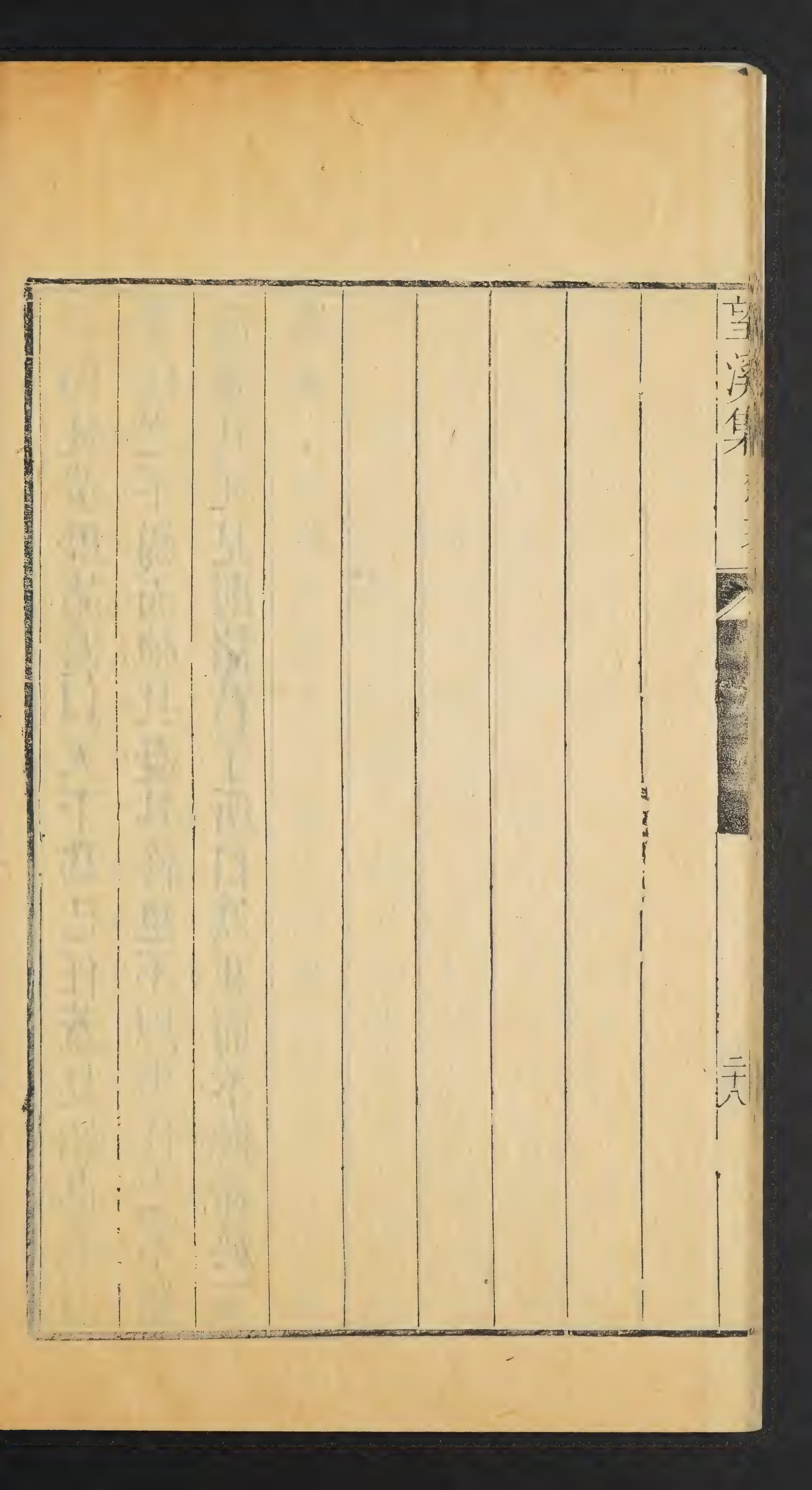
日躋太學生侯九韶庠生周鳴岐李儀化田種玉
陳懋能皆配享公磔於州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
樹下其樹至今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欷歔流涕云
公旣歿八十年夏峰孫徵君曾孫用禎爲州學正
徵於禹人而屬余爲之狀康熙六十年五月朔日
望溪方苞述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憸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憸陰賊之臣必巧遘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葛武侯演八

陣圖傚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憸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

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已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暴政也朝非有凉德也衆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圮臬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尸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

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斵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温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

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潘生應賓以其祖允愼家傳乞言於余庸行外有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及奮身蹈火出其兄於燔薪二事嗚呼明至懷宗末土崩魚爛一壞不可支蓋由人主孤立無公忠憂國慷慨任事之臣因循

蠹壞以至此極夫賊初起不過流亡儌困饑民以數輩貪頑兇豎倡之其勢易張其黨亦易散而中樞庸暗督師專制者畏懦蹙縮惟務苟且羈縻武臣養賊脅上殘民於是四海騷然鼎沸上下傾壞雖有智者不能與謀昔張獻忠由中原轉寇楚蜀每數十騎薄嚴城下守令即率僚佐開門匍匐迎道左愚民震慄喪氣千百羅跪賊數十人次第呼而戮之未呼無一人起立者而賊性兇殘嗜殺吏雖降伏或猶榜笞索金幣甚者割剌耳鼻爲娛笑

使能如允愼挺身殺賊縱不克勢不過死而允愼固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也嗚呼國家大勢旣去在事諸臣視宗社傾覆如秦越人之肥瘠持祿避事以官爲傳舍且構門戸快恩怨爭利權肆欺罔山崩川竭禍在旦夕而把持益牢雖欲不亡豈可得乎傭工村嫗受主人値勞苦趨事怒則數罵箠楚一旦其家棟宇傾頹主人將壓覆亦且呼而避之太息而哀悼國家以厚祿高位愛禮士大夫其相報至於如此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

使恣於民上而天下士之忠孝強立有才實者必使槁項黃馘而不得一試與嗚呼豈不悲哉

此宛平高素侯先生作也命苞討論苞謂以弊奸人鄙夫誤國之罪當矣而無以服當日忠義知勇奮死而無救者之心因別爲一篇以進先生曰子他日自入文集可也先生沒詩文無一存者檢篋笥惟手札一通已刻以弁四書文稿茲又於潘氏家乘中得此文覆視之生氣奮動人人心脾亦有輔於世教故並存之 苞記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須守政於士庶子以帥衆庶蓋惟士明於義理能爲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縉紳間者惟雎州湯潛庵

先生之母流賊破睢州罵賊賊怒支解之閩中鄭侍郎重之父父字華振聞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若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為顯曬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蜀江西寇亂至

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新昌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敷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眶外仆

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爲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籍於余言旣以語之因爲書於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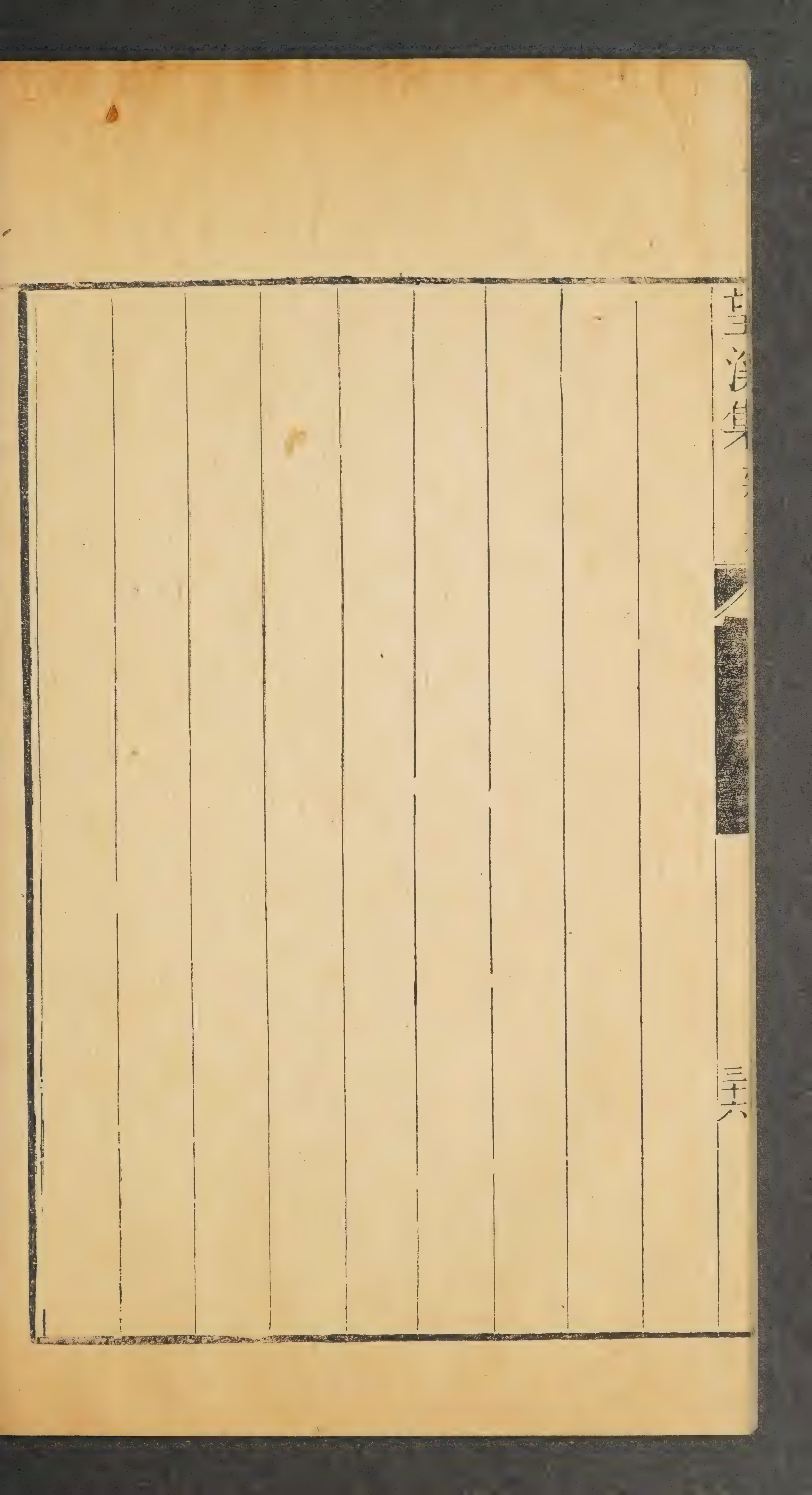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爲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留一日爲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旣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傎而下之禮俗可不

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啓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爲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專行於明其漸摩旣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

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

管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忌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爲更舉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

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寧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

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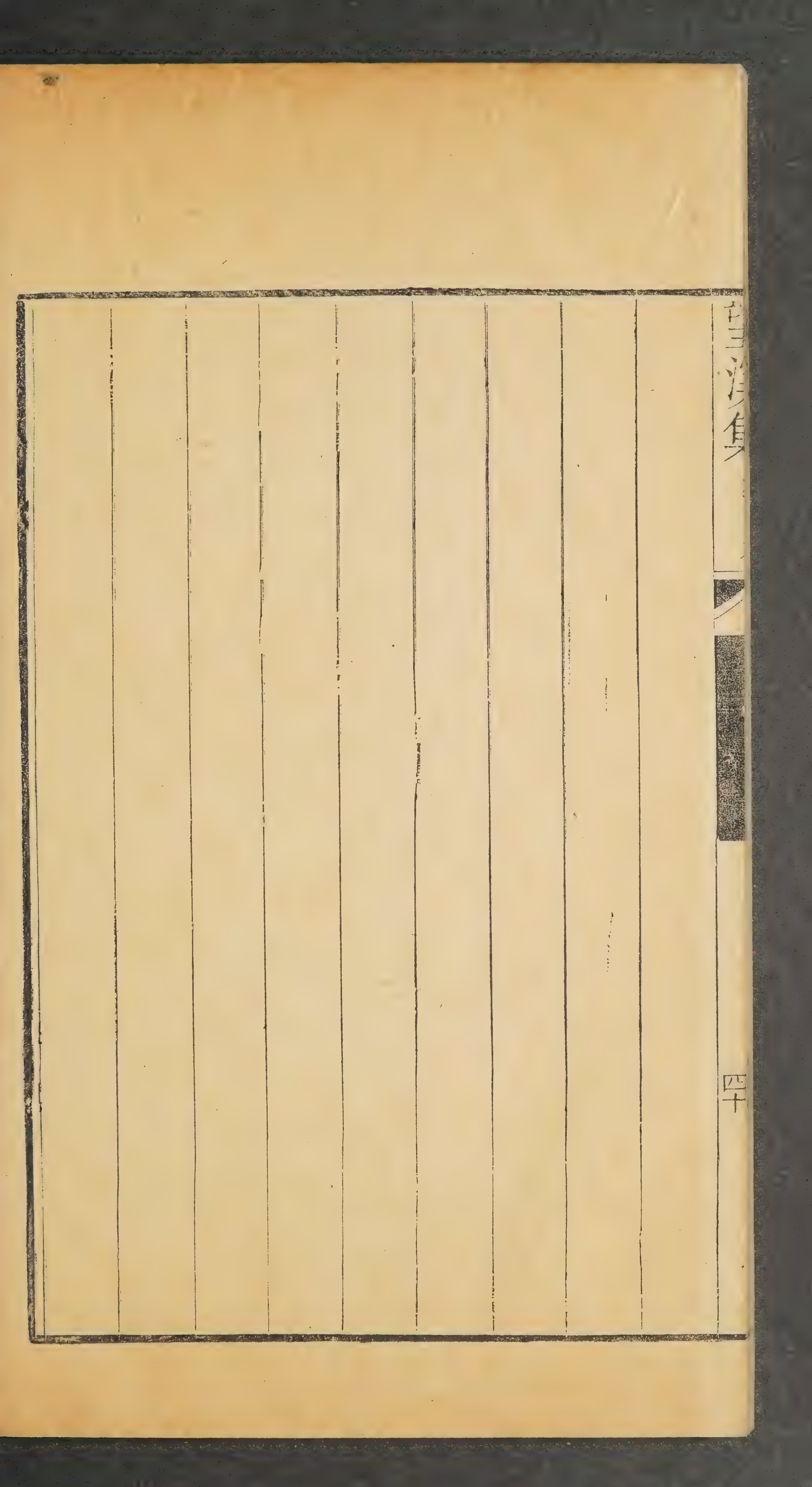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怍而獨

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予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

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

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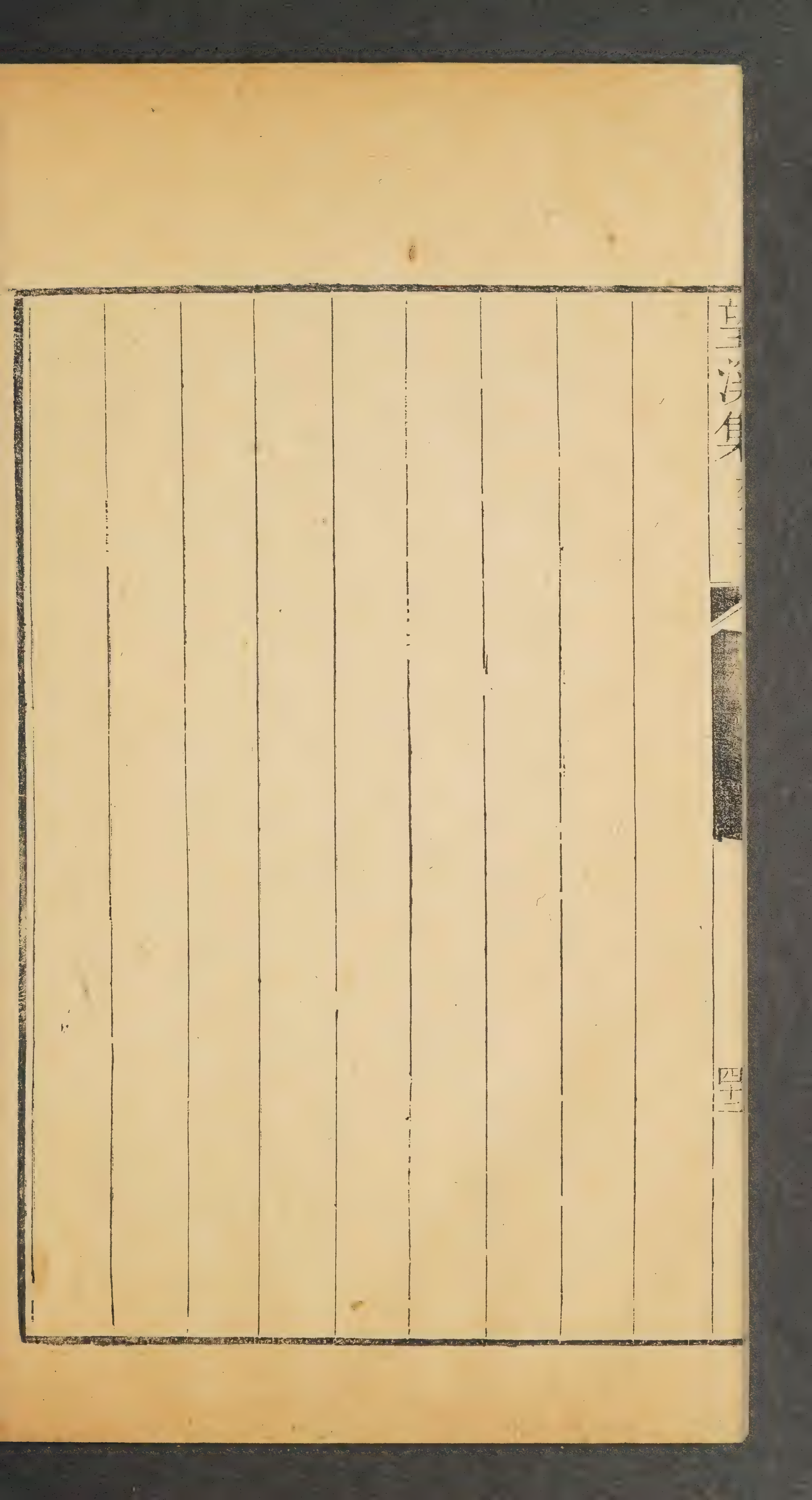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娣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旣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旣而晚節末路乃有不

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谿於舅姑傲狠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死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閩之審者則清澗泊氏夫死夜自

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荊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具得荊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與單生作哲緘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覘之氣結不能終篇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隱閔先兄㤪余曰此二親之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凖焉當吾之世志行越衆者三人睢州湯潛菴之母爲流賊所膊關西李中

孚之父糜爛於戰塲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母改適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母之妹招魂而歸蓋功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之行生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卽速致要津贏資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患淺抗其

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三君
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西隣愍烈女

愍烈女失姓氏余西隣某家婢也主父行賈妻某氏與豎通烈女數切諫謀并污之以死拒遽衣寘甲囷縫絍某氏有母同居一夕陽怒以綿裹昵物置烈女口因築入喉間以杙抉其陰而死被短布單衣襲敝葛蒲蔽首及膝投東隣宅後方塘中賄隸胥報縣有寒女自沉莫知其誰何三日命掩埋既而迹頗著隣里皆知之而無以詰也烈女之死也尸不可舉或助之易衣負以出久之求索不應

怒而爭乘醉詣郡言狀衆皆曰此天也及對案某氏言婢出惡言詈其母怒而鞭之夜自經時烈女尸已焚棄絶踪而律文主父主母以罪杖僕婢至死無抵法遂釋不推時隣某適歸自遠方過姻家聞故掉臂而去某氏聞之遂因其貲挾盬遷居又踰年合爲夫婦昔先王知民性之不可枉也故獄之疑者訊之群臣訊之群吏訊之萬民而又議事以制不徵於書其典獄者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所以下無遁情而罰必中也自三季以

後民抗敝以巧法吏昏瞑以決事貞良者枉死於無告淫慝者安利而無殃求其所以然者而不得也此佛之徒所以因民之惑而爲之說與

呂九儀妻夏氏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已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也雖當於義而傷於恩蕪湖呂九儀死於侁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侁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於今二十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矣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愆於義亦不傷於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器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饑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隣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

吏會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衺則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於邪惡也管子之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道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檄濟寧諸生會課 代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藝之餘也而即末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河壖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乏鄒魯之鄉竊欲觀於國風風魯多君子况近聖人之居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於州學合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葢聞齊魯之間之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文者學之枝葉制舉之文又其近者爾然以效聖人賢人之言則心之精微達於辭氣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某備官濟河不與民治而發徵期會政令所及州邑凡三十東夏文獻之區計過半矣竊欲觀於國風以窺尋羣士之所藏謹擇四書題二五經疑義各一條願切磋究之毋以某憒學寡聞而有遐心也







